

写
作
文
鉴



刘锡庆
张继编
吴炫
编

6408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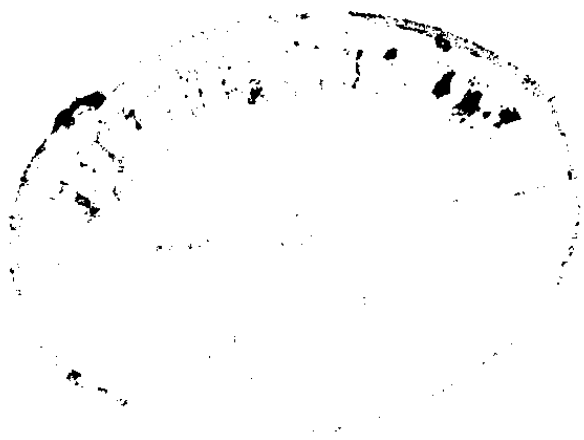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工委字802 2 00644051

写 作 文 鉴

(下)

刘锡庆 张继福 吴炫 编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写 作 文 鉴

(下)

刘锡庆 张继编 吴炫 编

*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 千字 303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装

印数 1—460,000

书号: 10300·11 定价: 2.00元

序

这本《写作文鉴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“写作”课第二学期所用的训练教本。

这本《文鉴》的内容都是有关“文学评论”写作方面的：一部分是现、当代“文学评论”的名篇佳作；一部分是作品讲析；还有若干篇“文评”写作的理论探讨。

学会“文学评论”的写作，对中文专业的学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
朱自清先生早就主张，大学的写作训练应以“论文”为主。这是极有见地、十分正确的。大学是培养和造就高等专门人才的地方，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“术业有专攻”了：他们开始了某一“专业”的深入研习。而对“中文”专业的学生来说，语言文学的研究即成了他们此后的“专攻”方向。古典，现代，当代，外国，“古今中外”的作家、作品，成了他们鉴赏、揣摩、分析、评述的对象。这样，“文学评论”的写作就极为自然地成了他们手中最为常用、也最为重要的“常规武器”。平时作业、考试答题、学年论文、毕业论文——乃至日后的治学、论著，他们很难再离开“文评”这个文体了。

实际上，通过“文评”写作的学习，好处很多：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（评述、论说“事理”的能力）；同时，它还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（从聚材、选题到立论、表达的实际动手能力）；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（通往创造的“发散性”

思维和求得谨严的“聚敛性”思维得以全面锻炼)。这样“一箭三雕”的重要文体的训练，我们何乐而不为？

我们曾说过：写作训练在有限的时间、有限的篇数、有限的指导的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只能是以“点”带面，以“少”总多，抓住“典型”文体反复练习，打好“基础”，务期有成——而对“中文”专业的学生来说，抓住“文学评论”的训练，同样是治“本”的最好办法。

抓住了“文评”训练这个“本”，“中文”专业学生论说性文体的写作就具有了坚实的表述“基本功”；

抓住了“文评”训练这个“本”，就能以有效地提高学生“逻辑思维”的表达能力；

抓住了“文评”训练这个“本”，就可以通向日后的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。

这同样是进可攻(文学研究)，退可守(一般“说理文”的强化)，既体现了写作训练的连续性(是普通教育阶段“论说文”习作的延伸)；又表现了写作训练的质的提高(高等教育阶段专业写作的更高要求)。

这样“典型”的训练文体，这样象绘画中“素描”一般的基础训练文体，这样触类旁通、一通百通的训练文体，我们同样是要抓住不放，一抓到底，向它要文字的“基本功”，向它要写作的实际“能力”，向它要较高、较强的“写作水平”！

近三十篇范文，有现代“文评”名篇，有十七年期间“文评”佳作，还有新时期“文评”精品。这些文章涉猎广泛，写法多样，各具风采，很值得借鉴。

“讲析”各篇，除少数几篇为选用外，俱为新写。“评论”之评论，讲析难度较大；再加上时间紧迫，行文匆匆，缺点怕在所难免。但如对学员能多少有点启迪、帮助，那就如愿

以偿了。

理论知识各篇，佳作荟萃。“开卷”即能“有益”，“精研”当会有更大收获。

“文评”贵真知灼见。“搔痒不著赞何益，入木三分骂亦精。”期望大家能写出更多一些有新意、有个性、有文采的论文来！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国庆

目 录

序.....	编 者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 一 部 分
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.....	鲁 迅 (1)
鲁迅杂感选集序言.....	瞿秋白 (3)
谈《水浒》的人物和结构.....	茅 盾 (27)
《鲁迅诗稿》序.....	郭沫若 (32)
论赵树理的创作.....	周 扬 (33)
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.....	唐 弢 (46)
《北京人》与《布雷曹夫》.....	邵荃麟 (70)
《普通劳动者》是一篇很好的小说.....	叶圣陶 (82)
《过客》小释.....	胡 风 (90)
漫谈朱自清的散文.....	朱德熙 (93)
一篇饱含诗意的散文《雪浪花》.....	林志浩 (97)
“五四”时期的优秀爱国诗篇	
——读郭沫若的《炉中煤》.....	严家炎 (105)
《孔乙己》的思想深度与美学力量.....	刘再复 (110)
人物·描写·语言	
——《白洋淀纪事》阅读札记.....	郭志刚 (120)
为电影《人到中年》辩	
——对《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》的反批评	

.....	阎 纲 (134)
谈《高山下的花环》.....	刘白羽 (145)
谁是花园街五号的主人	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断想.....	陈骏涛 (160)
邓刚的豪气、力度与薄弱点.....	雷 达 (170)
农村社会变革急潮中的心理微澜	
——评贾平凹的几部中篇近作.....	曾镇南 (182)
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.....	黄子平 (189)
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的环境描写.....	王富仁 (212)
论阿Q性格系统.....	林兴宅 (224)
自然·历史·人	
——评张承志晚近的小说.....	吴 亮 (250)
邓刚的“两个世界”	
——读邓刚的中短篇小说.....	程德培 (262)

第 二 部 分

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

——读《论阿Q性格系统》.....	刘再复 (272)
好处说好 亲切自然	
——学习《〈普通劳动者〉是一篇很好的小说》的体会.....	李维国 (280)
读刘再复《〈孔乙己〉的思想深度与美学力量》札记.....	严硕勤 (291)
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.....	黄秋耘 (300)
从艺术感受到理性评判	
——读黄秋耘的《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》···	吴 炫 (306)
大地和青春的礼赞	

- 《北方的河》读后……………王 蒙 (312)
- 让我们的评论更活泼、更热情
- 读《大地和青春的礼赞——〈北方的河〉读后》……………吴 炫 (316)
- 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
- 《谈〈水浒〉的人物和结构》读后……………王竹毅 (321)
- 铁肩担道义 颀言序雄文
- 读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的断想……………王竹毅 (336)

第三部分

- 谈文艺批评问题……………钱谷融 (346)
- (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现代文学思潮、流派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)
- 把文艺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……………王 蒙 (361)
- 如何写作品评论
- 答《文艺报》记者问……………肖 殷 (365)
- (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)
- 文学批评的对象、视角和方法……………李兆忠 (370)
- 文学批评中的“入”与“出”……………许子东 (376)
- 文学批评的有机整体意识……………南 帆 (383)
- 文学评论的个性与风格……………张德林 (394)
-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
- 读《哥德巴赫猜想》……………王 蒙 (399)

第一部分
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^①

鲁 迅

春天去了一大半了，还是冷；加上整天的下雨，淅淅沥沥，深夜独坐，听得令人有些凄凉，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，要我给白莽^②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；那信的开首说道：“我的亡友白莽，恐怕你是知道的罢。……”——这就使我更加惆怅。

说起白莽来，——不错，我知道的。四年之前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为忘却的纪念》，要将他们忘却。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，我的记忆上，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；这一提，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，象活着一样，热天穿着大棉袍，满脸油汗，笑笑的对我说道：“这是第三回了。自己出来的。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，他一保就要干涉我，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。……”——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

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《文学丛报》月刊第一期，发表时题为《白莽遗诗序》。

②白莽(1909—1931) 原名徐祖华，笔名白莽、殷夫、徐白，浙江象山人，共产党员，诗人。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。《孩儿塔》是他的诗集。

的，这哥哥才是徐培根^①，航空署长，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；他却叫徐白，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。

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，那么，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，常要觉得寝食不安，给它企图流布的。这心情我很了然，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。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，也没有诗人的朋友，偶尔一有，也终至于闹开，不过和白莽没有闹，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。现在，对于他的诗，我一句也不说——因为我不能。

这《孩儿塔》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。这是东方的微光，是林中的响箭，是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，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。一切所谓圆熟简练，静穆幽远之作，都无须来作比方，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。

那一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。单是这一点，我想，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，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。

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，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。

① 徐培根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。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，曾被捕入狱。

鲁迅杂感选集序言

瞿 秋 白

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
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……”

——鲁迅：《坟》

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：“政治家，政治家，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！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！”对于这种嘲笑，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：

“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？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，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？”（卢纳察尔斯基：高尔基作品选集序）。

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：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，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，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，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。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，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“社会论文”（Publicist article），尤其在最近几年——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。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，因为“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”。但是，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，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！

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，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，尤其是杂感来得多。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杂感专家”，“专”在“杂”里者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。可

是，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，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。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“社会论文”——战斗的“阜利通”(feuilleton)。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，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。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，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，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；同时，残酷的强暴的压力，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。作家的幽默才能，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，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，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。不但这样，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。杂感这种文体，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(阜利通——feuilleton)的代名词。自然，这不能够代替创作，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。

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，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，而且也为了现时的战斗：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，却总是那么多！

鲁迅是谁？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。

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：亚尔霸·龙迦的公主莱亚·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，生下一胎双生儿子：一个是罗谟鲁斯，一个是莱谟斯；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，也许早就饿死了；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，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，做了军神；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，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，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。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。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。而现在，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象煞

有介事的罗马城，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，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。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，可是，他终于屈服在“时代精神”的面前，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。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，虽然他也很久的在“孤独的战斗”之中找寻着那回到“故乡”的道路。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，这样一直到他回到“故乡”的荒野，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，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，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，——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，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。

是的，鲁迅是莱谟斯，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，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贰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，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。

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，“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，这是英雄的队伍，他们象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，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。这是些勇将，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，他们是活泼的战士，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，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，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”。（赫尔岑）。

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，现在还剩得几个？说近一些，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，现在又剩得几个呢？“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。”（鲁迅：自选集序言）。

鲁迅说“又经历了一回”！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，现

在已经不敢说，也真的不忍说了。那时候的“纯钢打成的”人物，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，而且……真金不怕火烧，到现在，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！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，也有一些维新主义的老新党，革命主义的英雄，富国强兵的幻想家。他们之中，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，也并不是没有，而且，似乎也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，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。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。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，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，谁还能够否认？这种强奸的结果，中国的旧社会急遽的崩溃解体，这样，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，候补的国货实业家，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，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，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。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，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的第二次中兴，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，而商人的意识代表（也是士大夫），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：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，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。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，当时的思想界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，要想恢复什么“固有文化”。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层的萌芽，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，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。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，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。但是，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，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。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，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。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，得到了那种“野兽性”。他

能够真正斩断“过去”的葛藤，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，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。他从绅士阶级出来，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，丑恶和虚伪。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，他诅咒自己的过去，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。

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：“吃人经济的存在，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，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，在所谓智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。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。”辛亥革命之前，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，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，还有什么理想呢？不是伟大的天才，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，就不能够跳过“时代的限制”；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，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。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：

“轻才小慧之徒，于是竞言武事……谓钩爪锯牙，为国家首事，又引文明之语，用以自文。……虽兜牟深隐其面，威武若不可陵，而干禄之色，固灼然现于外矣！计其次者，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。前二者素见重中国青年间，纵不主张，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。盖国若一日存，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，博志士之誉；即有不幸，宗社为墟，而广有金资，大能温饱……若夫屈二，可无论已……将事权言义，悉归奔走干进之徒，或至愚屯之富人，否亦善垄断之市侩……呜呼，古之临民者，一独夫也；由今之道，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，民不堪命矣，于兴国究何与焉”（《坟》，“文化偏至论”）。

这在现在看来，几乎全是预言！中国的资产阶级，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，而现在，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，热心于提倡而实行“制造商估”的青年，正在一面做“志士”，一

面预备亡国，而且更进一步，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。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，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。自然，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，是尼采的“重个人非物质”的学说。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，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，最“先进”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，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，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，阻碍进步的“庸众”。可是，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，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。固然，这种个性主义，是一般的智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，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，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。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，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，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。为着要光明，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，这种发展个性，思想自由，打破传统的呼声，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。只要看鲁迅当时的“摩罗诗力说”，他是要“举一切诗人中，凡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，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。”摩罗是梵文，欧洲人说“撒但”，意思是天魔。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（裴伦等等），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，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“东方文化”的国故僵尸。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。

在那时候——一九〇七年——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，如果不是《坟》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，也许同中国的许多“革命档案”一样，就这么失散了，这些文献的意义，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：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复，就是说，群众落后是天生的，因此，不要他们起来革命，等编练